

从小，我就有个癖好——爱逛旧货店。

四牌楼街口，有家大旧货店。母亲常带我去，说这家旧货店是国营的，不欺客。店是两层老式木阁楼，雕花门窗。底层敞口，端方四正的厅堂。一只大肚细颈的青花瓶堂堂地立在中间，瓶内插着五彩的翎毛。一见它，我就想到戏曲《穆桂英挂帅》。身上插满彩旗的穆桂英舞动着双枪，头上翎毛一抖一抖的，好不威风！厅内还有古旧的雕花木床、八仙桌、橱柜、梳妆台、脸盆架、食盒、台灯、杯子、熨斗、碗勺、唱机、洋娃娃、钩花桌巾……

我在这里摸摸，那里翻翻，心里又好奇又欢喜，忍不住胡思乱想：那些物什与多少旧人有关？

墙角的摇篮，曾睡过怎样粉嘟嘟见风长的婴儿？门边的三屉书桌上，那道刀痕是哪个淘气的伢子弄的？那盏旧台灯，曾照过怎样一个灯下奋笔疾书的人？描漆绘花的食盒，一层层小笼屉，打开就会嗅到岁月的米香与菜香吧？古铜色大喇叭的唱机播放过好听的洋曲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首饰，密密地摆在精致的景泰蓝梳妆盒中？那细细长长的，顶端镂凿着梅、莲、菊花纹的簪，还有两股簪子交合而成的钗，是怎样的女子用怎样的手拿起，在镜前摆弄、顾盼，随着一颗女儿心，插入云堆雾绕的青丝？那用金银镶成纷飞的羽翅，坠了珠玉的步摇，摇曳出一个女子怎样无限的娇柔来？

它们都无声地沉睡在那里，散发木质或金属的气息，承载着似水流年。

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橱窗里那副石片墨镜。黑幽幽的镜片上镶了

千百年来，对陶渊明的研究，无计其数。然，有谁能真懂陶渊明？

陶渊明出生于公元365年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政治腐朽昏暗。然而更不幸的是陶渊明八岁丧父，十二岁丧母。后不得不随外祖父孟嘉（晋代名士）生活。其外祖父存高士之风，陶渊明耳濡目染，清流之气渐成，桀骜之性油然而生。

二十九岁时，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，从此走上仕宦之路。仕途十三年，他目睹了官场上的黑暗，既厌恶又深陷其中，并常遭打击和报复。他为之心力交瘁，积郁良久。在彭泽县令任上，有一个叫刘云的督邮（督察纠举官）来彭泽巡察，不打招呼，突然闯进县衙，看见陶渊明等人形态懒散，便喝令其束带相迎，陶渊明愤而大骂“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”，随即挂印辞官而去。据说此前，陶渊明因清查户口、减轻百姓赋税一事，得罪了当地的土豪劣绅，触犯了浔阳郡丞家族利益。这次督邮来是专门打击报复陶渊明的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陶渊明挂印而去也是被逼无奈。从此他开始了归隐生活，别号陶潜（“潜”即隐匿之意）。

陶渊明受老庄思想影响至深，在行动和行为上追求“无为”和“放达”，有“自我”和“无形”表征，以致处处受挫。在老百姓眼中，他是一个好官。在理政方面，很难定义为一个能吏。他更无法立

与旧物对视

胡静

铜架子和铜腿子，铜架子上嵌着祥云，腿子顶端焊着两枚铜饼。铜饼上镌刻寿星捧桃的图案，饼圈里拴系一溜小巧的铜链子。这么时髦的墨镜，定是个风度翩翩的公子用的。那公子着白织锦长袍，罩黑云缎马甲，头发梳得水光溜溜，戴着墨镜，铜链子紧绷脑后，摇一把折扇，风度翩翩地走过店前，身后跟着几个布衣短衫的家丁。

为何连墨镜都当掉？定是遭了大事吧！会是什么样的大事呢？

我家也有些老物件，它们俨然成了家庭成员。

一对老檀椅，总是端庄稳重地坐在我家厅堂里。那是父母结婚时花6元钱从旧货店购来的，据说原是大户人家祠堂里的太师椅。它至少见证了两个家族的兴衰史。现已上了一层暗色的包浆，泛着沉稳内敛的光泽。椅背上依稀可辨其上有刻字，一曰“吉祥”，一曰“如意”。早先，父母一人坐一张，写材料、批阅作业。后来，我和姐一人坐一张，读书、写作业。寒假里，母亲接了糊火柴盒、折牛皮袋的零活，大方桌、老檀椅就成了工作台。母亲右手从“吉祥”上取材，双手在大方桌上上下下翻飞，左手放到“如意”上，像是手工作坊的流水线。我和姐各站一边，被母亲“吉祥”“如意”地使唤着当下手，似两个小仙童。一个冬天忙下来，我们就有了过年穿的花衣裳。

那樱桃红的婴儿车，内圆外方，可坐可立可跑。车前拦板的长形凹槽上，放过“咚咚”响的拨浪鼓，右边碗底大的圆形凹槽，是放小木碗的。坐凳下一块斜木条，是引尿的槽，底板下四个敦实的木轮，可供婴儿推着到处跑。这车坐过姐、我、妹，还有外甥、女儿。一个又一个孩童，摇着拨浪鼓、捧着小木碗，在婴儿车上拔节生长。

一只小铜炉，奶奶留下的，炉盖梅花孔里散发出草木灰的香，让我们忆起那些温暖的日子。一叠旧碗，大小不等、形状不一，乱糟糟地呆在橱柜里，仿佛等你随时来开门，来取用……

最爱看母亲晒箱。那是个大樟木箱，一开箱，一股冲鼻的樟脑香袭来。母亲把衣物一件件抖开，犹如展开一段段光阴。月白色窄袖的棉麻旗袍，奶奶少女时穿的。我和姐都试穿过，哪里穿得进？对比奶奶少女时的纤细苗条，我们既羞愧又羡慕。那件绣着鱼跃龙门的红绸肚兜，奶奶嫁衣改的，我婴儿时穿的；黑色福字纹香云纱小背心，取材爷爷的马褂，我三四岁穿的。母亲说，那时的我，头上不长毛，白胖胖，穿着黑背心，像个神气的小男伢。母亲总让我站在老檀椅上，扮《沙家浜》中的胡传魁：“老子的队伍，才开张……”这些，我竟没有一点印象。

我还喜欢翻旧相片，特别喜欢

那张百日照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小坐车上，穿着绣花围兜，两只小手拍起，咧开嘴巴笑着，还调皮地伸出了小舌头，笑得那样烂漫。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！

我不能自抑地喜爱那些泛黄的线装书，握着它就觉得握着一脉优美的传统，那涩黯的纸面蕴含着一种古典的美。我很自然地想到，有几个人执过它，有几个人读过它。他们也许都不在了。历史的兴亡、人物的迭代本是这样虚幻，唯有书中的智慧永远不灭。

那残存着香甜味的糖果纸、硫磺味的火柴花、卷了边的小人书、泛黄的磁带盒……都被我收藏着。我就是这样喜欢着许多旧东西，以致每每翻出它们时，整个晚上都在痴坐着，沉浸在快乐的回忆里。

旧物让我感到，童年是那么历历在目，栩栩如生，它既没有老去，也没有变形，它依旧雀跃如昨。它只是暂时地封存在角落里，静静等你来开启、重历、品味。在目光的孵育下，它们苏醒、重生。

而我们，在与旧物的对视中，安顿了灵魂，并于瞬间，抵达某种诗意。



《归去来兮辞》中也有自述：“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。”到了嗜酒如命的程度。我们从“葛巾漉酒”中可以看到陶渊明对权贵的傲视，也可以从“我醉欲眠卿可去”中看到陶渊明的率真，还能从“白衣送酒”和“颜公付酒钱”轶事中看到他行为上的怪异与人格上的偶尔分离。陶渊明生在魏晋时代，饮酒，时之风，士之习，这是其一；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看到这何尝不是陶渊明的痛苦所在？面对现实，他无力抗争；面对妻儿，面对生活的窘境，他无力改变。在苦闷与烦恼中，他借酒消愁，解脱自己。无奈借酒浇愁愁更愁，他在醉生梦死中沉沦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这是陶渊明的悲哀，也是时代的悲哀。

陶渊明田园诗以及《桃花源记》等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归隐之后。归隐是他文学创作的丰盛期。其时，他的生活依然贫困，“幼雅盈室”“瓶无储粟”。在现实中，理想无法实现，便寄寓于精神世界，寻找精神的乐园。他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作了“桃花源”，期望社会大同。

陶渊明一生命运多舛。他愤世嫉俗而又无能为力，孤傲与本真同在，幻想与绝望并存，充满着艰辛与痛苦。他是文学上的巨人，更是生活中的常人。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，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辛酸。

陶渊明的遗产

徐观生



海天一色 余伟 摄

足于尔虞我诈、相互倾轧的权力争斗场。

事物总是朝两个方向发展，官场上扼杀了一个陶渊明，却在文学上造就了一个更加伟大的陶渊明。这真是时之不幸世之幸。陶渊明崇尚自

然，热爱自然，直善本真，眼无异物，一身傲骨，被世人万代敬仰。

陶渊明的一生与诗酒相伴，在《饮酒二十首》中自白：“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长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。”其在